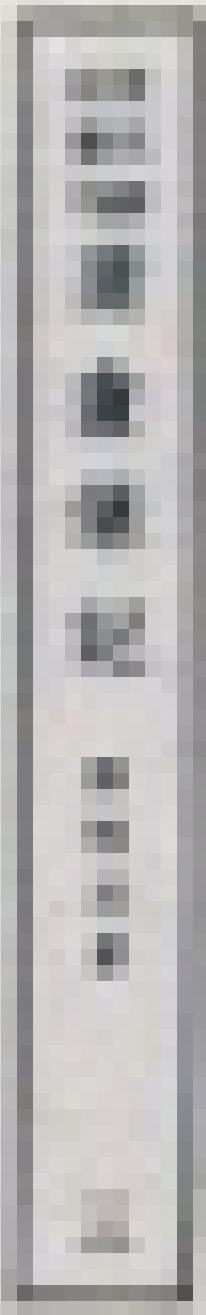


記清  
叢代  
刊筆

庸盦筆記

薛福成著

三



庸盦筆記卷之四

述異

無錫薛福成叔耘

曾文正公始生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寢。忽夢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於中庭。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黃色燦爛。不敢逼視。驚怖而寤。則家人來報。添曾孫矣。封翁喜。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且曰。是子必大吾門。當善視之。是月有登藤生於宅內。其形夭矯屈蟠。絕似竟希封翁夢中所見。厥後家人每觀藤之枯榮。卜公之境遇。其歲枝葉繁茂。則登科第。轉官階。勦賊迭獲大勝。如在丁憂期內。或追寇致敗。屢瀕於危。則藤亦几兀然作欲槁之狀。如是者。歷年不爽。公之鄉人。類能言之。饒州知府張澧翰。善相人。相公為龍之癩者。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公終身患癩。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接其膚。不少息。頃之。素上。肌膚每為之滿。同治壬申二月初二日申刻。公偶遊署中花園。世子訥剛侍公。忽連聲稱脚麻脚麻。一笑而逝世。子亟與家人扶公入室。蓋已薨矣。是時城中官吏來奔視者。望見西面火光燭天。咸以為水西門外失火。江甯上元兩縣令。亟發隸役赴救。至則居民寂然。徧問遠近。無失火者。

黃軍門翼升祭文有曰。寶光燭天。微雨清塵。蓋紀實也。自後寵觀察際雲。來自清江浦。成游  
戎天麟。來自泰州。皆云初二日傍晚。見大星西隕。光芒如月。適公騎箕之夕云。

### 左侯相之夢

左侯相未遇時。夢應省試。領解額甚覺得意。既而連舉進士不第。忽遇干戈擾攘。參佐戎幕。  
大帥言聽計從。勳望隆然。中外大臣。文章推薦。遂出而典兵。屢推悍寇。進膺方面之任。爵列  
五等。其始旌麾所薄。皆山水靈淑。人物秀美。驅除數省。忽調赴西北。所歷皆巖關險塞。雄鎮  
名都。漸移漸遠。但見黃沙莽莽。一望無際。復答兵萬里。長驅而進。旆蕩盪。氣功名益盛。累荷  
超遷封拜。之寵收地。愈廣。設官置防。布置粗定。然後振旅入塞。返其故鎮。蘧然而覺。乃知是  
夢。是歲秋試。舉於鄉。自知無翰林之望。會試一兩次後。遂不復上公車。旋入駱文忠公幕府。  
名聲藉甚。曾文正胡文忠兩公交章論贊。起家四品京臺。襄辦軍務。超授浙江巡撫。及克杭  
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其素履者。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其後以所居之境。印證前夢。一一  
脗合。及閱龍肅清議者。皆謂新疆地勢遼遠。轉運艱難。頗以進取為疑。而左公慷慨出師。無  
少顧慮。蓋自知大功之心成也。噫。凡人一全之獲。一第之榮。莫非前定。而况奇勳偉業如左  
公者乎。

漢惠帝後竊在爪華島

定海某茂才為粵寇所虜。逃出後。改業為賈。嘗貨夾板船運貨至南洋之新加坡。遭風觸礁。飄至爪華島。即瀛環志略之噶羅巴也。流寓五年。然後得歸。嘗言爪華南境有劉莊者。其民皆劉氏。約數十家。東族而居。蓋前漢惠帝之苗裔也。茂才素有文學。兼習方言。西洋及巫來由文字。皆能繡譯。為土人所敬。適劉氏重修宗譜。屬茂才為之序。茂才聞其首卷載劉氏入島賴永其事甚奇。茂才已不能記其詳。因稍述其崖略焉。其譜曰。漢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為嫡室。而以其前婦陳餘之女為次妻。陳氏生一女。美而賢。公主愛之。如己出。惠帝亦見而悅之。呂太后乃託言公主所生。年僅十三。聘以配帝。在中宮四年無子。後宮美人得寵者十餘人。共生七子。呂太后取帝之第六子。付皇后育之。名為皇后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時年二歲。又四年。太后幽殺之所謂前少帝者。復立惠帝庶長子宏。是為後少帝。越四年。呂太后病。篤。以將相大權付呂產。呂嬃。太后崩。張皇后年方二十五。產祿欲擁之臨朝。以制諸大臣。后堅不允。諸大臣攻殺產祿。遂滅呂氏。當是時。惠帝尚有四子。少帝年已十五。其三弟皆為王。少帝後宮生一子。甫三月。張皇后居長樂宮。忽聞金鼓喧擾之聲。詰其侍女曰。太后結怨於人深矣。今大臣既滅諸呂。并滅惠帝之嗣。吾孫生甫三月。外間尚不知。可

血馳至未央宮取之。須臾侍女取帝子以來。藏之密室。諸大臣果誣少帝。及諸王為呂氏。以車一乘載少帝出宮。遂與諸王皆被殺。遣張皇后於北宮。后既入北宮。攜兒同縣。躬自哺之。以重金許官者。來夜抱兒出宮。徑送南宮。候張偃之家。偃乃后之弟也。收兒養之。稍稍成立。適南粵使者入貢于漢。張偃夜見使者。俾挾兒入南粵。南粵王趙佗。詢知為惠帝長孫。官以列卿。封之南海。蠻夷中地方四百里。後傳數十世。失其故地。遂為編戶。然族姓蕃衍。雖輒轉遷徙。而二千年宗譜秩然可稽。其家祠所藏有三寶。一曰漢玉小璽。方不盈寸。蓋高祖立惠帝時。取藍田玉製。重賜之。惠帝奉為至寶。常付皇后藏之。一曰圓徑五尺之古銅鏡。惠帝召巧工為之。而鏤皇后像於中間。時后年僅十七。端艷無匹。以顯微鏡照之。宛如生人。一曰三尺長之玉如意。相傳惠帝初納皇后。定情之夕。以此賜之。及帝崩。皇后每夕必捧之而泣。積淚所漬。古采五色。班駁可愛。此三寶皆張皇后授之帝子。既乃載以南奔。遂永為傳世之寶。劉氏祠宇宏敞。前祀帝子為始祖。後祀惠帝及張皇后塑像。皆極精緻云。蓋茂才所述如是。予謂惠帝本漢賢主。若使享國稍久。其布德富不後於文帝。而張皇后亦賢后也。二千年後。尚血食千萬里之外。其澤長於漢之諸帝后遠矣。

徐庶成真

翼駒碑編載羅軍門恩舉追賊終南山遇真人徐庶餽糧一事。以余所聞世俗所傳者尚有數則焉。乾嘉之際廣東某縣某村忽到一道士夜袴襪襯向村人乞食莫之應者。一老嫗以孟飯餉之。道士曰我欲救此一方人孰知天數難回不可強也。村人異其言稍稍聚觀之道士喫一孟飯至盡已而復嘔之石上。指謂人曰今歲天降大疫死者無算此飯每吞一粒可救一人汝等欲生乎。村人乃爭食之。問道士姓名對曰徐庶遂翩然而去。既而縣中果大疫而啜是飯者皆不死。又聞康熙中三藩之變有某將勦賊而敗賊追之甚急自分必死忽有一古衣冠者立於道旁鬚眉皓白道貌偉然謂之曰汝勿怖此賊甚劇非助汝一臂之力不能滅此賊因解佩劍授之曰賊至此汝但拔劍劍即飛去。自能取賊將之頭矣。問劍何以歸還曰余自能取之。因指某山曰與汝相會於此問其姓名曰吾徐庶也汝前身與吾有舊吾故特來救汝勉之俄而眾賊蹙至某將倉卒拔劍劍即飛去須臾賊衆紛紛棄甲倒戈而北詢知賊首已擊死矣追至某山果見古衣冠者已先在捧劍拱手作別曰吾去矣遂不知所往又有訓蒙師顧洪山先生者余之外曾叔祖也余六七歲時從之受業時先生已八十餘矣嘗自言少時寓無錫城內藥王廟讀書廟有道士數人一日忽一外來道士求暫寓古心

出諸史之外者。叩其姓名。笑而不答。越數日。一小道士病且死。其人命取桑葉十餘石。置大鍋中。熬其汁以灌之。霍然而愈。遂辭去。老道士覺為異人。固留之不可。遂行。老道士猶力挽之。其人曰。實告汝。我徐庶也。小道士二十一年前。為劉豫州部下小校。我念其樊城之役。頗有戰功。故來救之。與汝何緣。而欲強留我。徐步而去。老道士疾走追之。終不能及。數十步外。遂失所在。

郭汾陽王墓被掘

同治元年。關中回寇蠭起。屠戮之慘。甚於粵寇。是時督師大臣勝保。由豫入陝。其隨員洪觀察。貞謙。過華陰。曾呼一整容匠。問以汾陽王後人如何。其人慚然曰。我即郭姓。汾陽王後裔也。從前合族有十餘家。皆零落不振。無讀書者。今遇此大變。存者無幾矣。鄉人以慘遭荼毒。無所洩憤。則羣譁曰。始引回人入中國者。是汾陽王之咎也。乃相率往掘王墓。其中羌無所有。惟得古劖一柄。亦已幽黯朽折矣。今雖稍加修葺。竟無力能復舊觀。感唏不已。洪觀察為余述之如此。余謂汾陽王雖借回紇兵復兩都。然回紇之入中國。寔不始於汾陽。且回回與回紇。又是兩種。鄉愚無知。偶間讛語。信為寔然。一唱百和。且僥其憤毒之氣。何所不至。當時雖其子孫不能禦。官法不能禁也。而自唐迄今。已逾千年。則墓中一無所有。亦理之固然。無

足怪矣。

桃花夫人示夢

湖南郡縣往往有桃花夫人廟。蓋係春秋時息媯也。長沙某生偶因遊山，借宿古廟。視其額，則桃花夫人默念息媯不能殉夫，隱忍事仇為生二子，縱使終身不言無補於其失節。而况其未嘗無言也。此等淫祠，安得起狄梁公而毀之。是夕某生夢夫人遣使召之至殿上。夫人服飾古雅，環珮璆然。南面高坐，侍女十餘人，植立兩旁。某生竊視夫人，端麗無匹，而凜若冰霜。謂某生曰：「春秋左氏傳一書，紀事失寔。或因傳聞稍誤，而毀人名節者甚多。汝知之乎？即如我從息侯入楚，不甘受辱，自殺以殉志節，皦然可表天日。其始而守身如玉，幽餓空宮，繼而徐遭誘脅，屈志為楚夫人生有二子者，乃我之姪也。」左氏不攷其詳，而混我姑姪為一人，俾我受千古之譏評，豈不冤哉！又如左氏所稱衛宣公烝於夷姜，晉獻公烝於齊姜，後人辯之以為夷姜齊姜寔宣公獻公之夫人，其說甚為確鑿。此等烝淫大惡，豈可輕誣古人。又如僖公十五年傳，晉惠公烝於賈君，注者以為賈君即獻公之妃賈女也。其人是矣。然所謂烝，則又有訛謬焉。夫獻公初娶於賈為元妃，齊姜乃其次妃。其入宮，在賈女之後。賈女甚美而賢，與衛莊姜相彷彿。厥後獻公既得驪姬，立為夫人，乃幽賈女於宮中。然其初實晉之小

君述故稱之曰賈君。當衛公入立之時。賈君年已七十左右。秦穆姬念其嫡母之幽憂孤苦。故屬惠公善視之。孰知惠公並不加禮。復逼淫其侍婢。致令賈君憤鬱而死。穆姬所以怨之也。然竟曰死於賈君。則誣賈君甚矣。又如楚平王為太子建聘婦於秦。曰伯嬴。容德甚美。王乃自取之。此在王為慚德。而非秦女之罪也。厥後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夫人伯嬴獨能閉門自守。稱說禮義。俾吳王慚而退舍。秦亦以其女之故。發兵救楚。卒復楚。是夫人既有功於社稷。而貞毅明達。葆全節於危難之中。實巾幘中所罕覩。宜其能生昭王為中興之令辟也。左氏不著一字。使如此賢媛。幾致湮沒。亦其疏漏之失也。凡吾所述。子之博雅。自能知之。吾所以復言之者。欲子轉告世人。俾知書之不可盡信也。大抵以一人之才智。纂二百餘年數十國之事。豈能一無舛誤。然被其誣者。則奇冤莫白矣。此左氏晚年。所以有失明之罰也。夫人舉袖一揮。某生遽醒。歸而檢列女貞順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宮。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妾終不以一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銳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某生因思劉向博極羣書。其言必有根據。何以與左傳相鑿枘。今知為姑姪二人之事。則疑義

渙然矣。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息夫人雖死而其娣妹未必能俱死。人但知為楚夫人者亦號息媯，而不知其截然兩人也。若息夫人之貞固不二，則廟食千秋宜矣。又楚平伯嬴亦列於貞順傳。曰伯嬴者，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故，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尊，不若死而榮。妾若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吳王慚懼，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門三旬，秦救至，昭王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某生因思夫人之言，與此傳適相脗合。又檢春秋大事表於衛夷姜、晉齊姜論之頗詳，玩夫人之言似已知有此書矣。惟賈君之事無書可攷。後讀史記晉世家云：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二十二年，重耳年四十三，出奔狄國。某生始憬然悟曰：「重耳在魯僖公四年，年已四十有三，申生乃重耳之兄。秦穆姬又其女，則其母齊姜，年必在六十以外。」賈君乃獻公初娶之夫人。其年又當長於齊姜。惠公入國，在魯僖公九年，則賈君年在七十左右無疑矣。惠公淫其侍婢，而左氏誤信傳聞以為然於賈君。其誣賈君實甚。宜夫人之為表白也。某生常以所夢語人，復作文考論其事甚嚴。後數年復夢夫人召之，出粉筆一枝贈之曰：「此翰苑筆也。聊贈一枝，以報發潛闡幽之厚意。是秋果捷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

馬端敏公被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為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校場在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後便門。端敏閱射畢步行由箭道回署。將入便門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一武生。端敏同鄉也。接呈狀閱之。謂曰。已助兩次矣。今胡又來言未畢。忽右邊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詢問。已至端敏身前。左手把其衣。右手以小刀揕其胸。端敏謂從人曰。我已被刺。速拏兇手。言訖而絕。從人昇端敏入室。武校間聲奔集。執縛兇犯并執武生付首縣禁。兇犯為張汝祥。河南汝陽縣人。武生實不知情。蓋適逢其會耳。乃先釋武生使去。是時人情洶洶訛言朋興。朝廷調曾文正公還督兩江。兩發重臣按此獄。越半年事乃定。先是。有丹陽某生者。夢見吏役持名單一紙所錄殆數十人。第一名為張汝祥。第三名為馬新貽而已。則在數十名以外。寤而告人。決計不與秋試。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張汝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測其故也。端敏騎箕之夕。張子青漕帥之萬在清江浦。忽夢端敏以年愚弟名帖來拜。端敏故與漕帥丁未同年也。神色慘澹。久之默然。徐曰。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未幾得旨。前赴金陵。禁。兇犯漕帥至金陵時。以語人。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是年又有湖州人費以耕字餘伯者。以鬻畫遊上海。病卧客

含。馬公被刺之日。費忽語人曰。制府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餘年前之案發矣。此案共數十人。吾名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費卒。

張汝祥之獄

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為何署印章。拆視之。並無文書。但畫死馬一匹而已。亟命執投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即張汝祥所為也。及馬公薨。汝祥所持刺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為之拔出。刀已刃曲。刀首敷毒藥。人遇之立死。並不見血。云意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汝祥僉不處死。非深讐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者。固全無影響。謂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謬不然。蓋汝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慝。汝祥儘可昌言之。不必為之隱諱也。先是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赴江南。杖獄既定。讞矣。會言路有異議者。復遣刑部尚書鄭公敦謹赴江南。讞如前。乃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汝祥於金陵城北之外營。摘心致祭於馬公柩前。而馬公先已奉旨建祠予謚飾終。典禮甚優。云方汝祥之被執也。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汝祥張目答云。我為天下除一通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

員先後熟問。汶祥終無一詞。或時為夸謾不遜語而已。或勸刑訊。星使以汶祥重犯。儻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執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孫觀察辰言。袁觀察保慶皆以承審大員。不肯畫諾。以未刑訊故也。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者。然當是時。推究汶祥蹤跡。并徧逮其姦戚支黨。供證確鑿。所讞已十得七八。殆無甚疑義。云。汶祥始為粵匪所虜。繼而逃出至甯波。以押當貿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衆。復桀駁押當。汶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為海盜報讐。汶祥又有妻。為人誘之以逃。汶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為追繳。馬公以此小事。不宜煩凟。格其訴不納。其後汶祥妻又謀逃逸。汶祥迫令自殺。既而怒曰。巡撫不為我追贓。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汶祥千里間關伺候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汶祥之謂乎。

### 知府被刺

同治八年。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其先犯乃青州營步兵也。營中定制。凡馬兵出閹校。聞步兵精騎射者。補之。有一步兵。武藝絕倫。發矢連中。而參將抑之。竟不得補。馬兵閹步兵懷恨。常欲刺之。而未得間。會某月某日丁祭之期。步兵私念此其時矣。因磨白刃。先埋

諸學宮方輓下。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步兵取白刃徑往祭所。於時黑夜中雖有燈燭。眼光  
朦朧。步兵平素又但知參將為最貴。乃就首席一官猛力刺之。應手而倒。則知府王君也。步  
兵曰。誤矣。亟往刺參將。參將負重傷疾。走以免其下。兵丁倉猝格鬪。死且傷者數人。步兵馳  
出廟門。左執刀。右挾矢。以禦追者。每發一矢。無不中。復殺數人。於是追者不敢逼。至東門。門  
者呵之。復殺門者。斬關而出。遇一農夫。驅驢負柴。將入城。又殺農夫。推柴於地。而騎其驢。以  
行。驅至水邊。不肯渡橋。步兵亦若迷。不識道者。盤旋往返。自辰至午。仍在水邊。追者愈聚愈  
衆。乃就熟訊之。則瞠目直視。但云欲殺參將而已。遂責之極。初。王太守之父。為山東某縣  
令。接印之後。滅燭將就寢時。窗外月明如晝。月光映射室中。忽見有人持白刃。自屋簷飛下。  
破窗而入。太守之父。自帳內窺之。見其在室中摸索。知欲刺人也。大駭。屏息移出帳後。伏於  
牀下。刺客摸至牀邊。果連斫之。旗覺無人。復破窗而去。既而詢知此室為前任縣令所居。其  
雙家不知其移寓。故欲刺之。然使不見。幾速避已。代人受刺矣。因是寒心。即日告病棄官歸  
亦可謂哲於保身者。乃聞數十年。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豈冥冥中果有定數歟。

### 知縣被戕

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是年三月初五日。先有浙江嵊縣知縣嚴君被戕之。

事。嚴君名思忠。鎮江人。治峽縣。頗著政聲。有櫛工龐姓。設鋪縣城。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會清明節。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忽發瘋疾。柳工赴鄉省墓。俾一徒與瘋子居鋪中。夜將半。瘋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既滅。而瘋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是時峽縣令無公廨。僦民室以居。瘋子竊菜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縣令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而無門戶。縣令與一妾。告東縣令之女。年約二十。與傭媼居西。瘋子先遇一媼。斫之。負傷仆地。遂趨縣令卧牀。遞斫之。其妾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牀呻吟。瘋子見牀後花裙一條。遂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縣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縣令。其女聞聲。匍匐往救。瘋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刀以死。而面目模糊不可辨。云。瘋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枚。復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店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污。腰束花裙。執刀來撲。店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瘋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與刀。來叩縣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既知縣令已死。遂報典史。先來相驗。發捕役嚴緝究。瘋子泗伏水中。執而訊之。若茫然不知前事者。縣令之妾。逾一日而死。置瘋子於極典。然終莫解其來由也。或曰。嚴君少時。其父為山東博山縣令。嚴君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有三層。嚴君居中層。其上為人

述所罕列。而嚴君每若見人憑欄眺望。知為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孤窟兒。將名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狠。吾族氣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既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嚴君重違母教。數月未發。厥後技癢不能自已。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引線發之。清晨往觀。則死狐枕藉穴內。人有知其事者。以為龐瘋子之案。老狐為之也。嚴君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為二。血痕殷然。嚴君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教誡之。俾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 水神顯靈

鬼神為造化之迹。而述之最顯者。莫如水神。黃河工次。每至水長之時。大王將軍。往往紛集。河工吏卒居民。皆能識之。曰某大王。某將軍。歷歷不爽。同治七年。捻賊張總愚竄入直隸山東交界。今伯相合肥李公扼守黃運兩河。設大圍以困之。當是時。各營兵勇。不滿十萬。而汎地絲廣數千里。人數不敷。甚鉅賊以全力併衝一處。一處失防。則全局皆廢。固非確有把握。也。然竟以滅賊者。是時大雨時行。河水泛溢。平地積潦。往往盈丈。賊四面奔突。皆為水所阻。

官軍因得合力痛勦。蓋若有神助焉。李公調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翼升率舢舨船北上。至張秋阻淺不能進。衆人咸請軍門詣大王廟行香。舟人忽報曰。黨將軍至矣。曰何在。曰在河干。先是北運河涸如平地。至是河水驟湧。船隨水進。所向無阻。隱隱於數十步外見一紅旗在前。大書黨字。軍門祝曰。此役若滅賊必請于大帥奏加封號。於是李公調軍門扼守泊頭鎮至捷地壩。共河牆一百二十里。軍門既至。審視形勢。謂將吏曰。吾水師力尚單薄。而汎地頗廣。且運河水旺。尚無可虞。賊若由減河北竄。則大局壞矣。吾欲決捷地壩引運河水入減河。則吾可高枕無虞。又恐告民不顧。致啟爭論。正躊躇間。衆又請軍門拈香。曰。大王現矣。軍門登河牆拈香畢。憑牆下望。見若有一蜿蜒蜒河側。長不過尺餘。或曰黨將軍也。或曰楊四將軍也。或曰某某大王也。方欲遣人諦視。忽對岸堤上有一蛇。長十丈餘。首如七石巨鉤。鱗粉燐爛。三昂其首。驟聞天崩地塌之聲。則捷地壩陷矣。運河水滔滔滾滾灌入減河。賊果北竄。阻水不得渡。望洋歎恨而去。賊既滅。軍門以語李公。請為黨將軍奏加封號。未及舉行。但為奏請南書房書一匾額而已。及李公總督直隸。歲旱。未畿輔大水。一日天津吏民讙言。黨將軍見於河干。請郡守縣令往迎之。縣令讓以坐轎。不肯入。郡守乃以坐轎讓之。送入大王廟中。既而大王將軍陸續踵至。津民連日焚香演劇以侑之。已逾兩月。李公謂屬吏曰。今

值饑饉之年。物力艱貴。與其耗之演劇。不如賑濟饑民。欲將大王將軍送之河干。正在商議。外間尚未知也。一擾人忽自廟中戲臺跳至臺下。大言曰。我黨得住也。李少荃與我有舊。本是一會之人。成長之後。我為出力不少。滅賊成功。得有今日。乃既不為我請封。今者演劇為樂。復欲驅我。何太無情誼也。言畢。擾人偃卧於地。良久乃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於是屬吏力請李公聽其演劇。凡三閱月。而大王將軍乃漸去。津民復相與醵錢重修大王廟。煥然新。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同治甲戌。河決賈莊。山東巡撫丁惟璜。宮保親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開工。頗見順手。而大王將軍絕不到。至光緒乙亥二月。險工臺出。用稽料至五千六百七十萬斤。霖料至二百七十萬斤。十三日後停工待料。占堵或築或走。或似嘔吐。連日西北風大作。大溜自引河直射口門。萬丈色沮。十五日午刻。口門里許。河水清忽見底。毫髮可鑑。十七日。栗大王至。越日。竇將軍至。又明日。金龍四大王至。自十六至十九日。桃汛忽發。口門深至五六四五尺。種種奇險。兵弁員役。束手相向。二十一日。大溜忽入引河口門。水勢日平。二十三日以後。霖料大集。各大王將軍亦雲集兩壩。二十六日南壩開工。二十八日北壩開工。是日。金門中流忽浮黑鴨一對。遊泳上下。幾一時許。倏不復覩。河員謂係抱鴨將軍。每遇堵口出現最利。越

日復有虎頭曹四將軍端坐細箱船上。形同綠蛙而體較長。請入香盤。毫不驚躍。又有楊四將軍者。狀如蜥蜴。長祇寸餘。雙眸怒突。偏體生花。從簷際躍入宮保帽中。遣官送至大王廟。行七八里。伏不稍動。安坐供盤數日。三月初六日寅刻正。兩壩合龍。然壩基尚未堅到底。河水自壩下瀆涌而出。形勢岌岌。初八日雷雨大作。共言陳九龍將軍至矣。是夜雷雨不止。龍占打下丈餘。隨即塗培高厚土壘。邊壩一齊填壓到底。即刻斷流。蓋人力無所不施。不得不借於神力也。聞河工凡見五毒。皆可謂之大王將軍。如蛇蠍虎蟾蜍皆是。必然託於蛇體者為最多。但其首方。其鱗細。稍與常鱗不同。位愈尊靈愈顯。則形愈短。金龍四大王長不滿尺。降至將軍。有長三尺餘者。又如金龍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黃大王黃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靈異。各就其神位之前。蟠伏盤中。而昂其首。或二十日不動。或忽然不見。數日復來。其去來皆無蹤跡。而鱗色璀璨。或忽然黃變為朱。朱變為綠。謂之換袍。或忽然死於盤中。謂之脫殼。其死蛇須送水漬。即自沈於河底。或數日後仍現於河干。蓋其所附之蛇偶死而大王實未死也。又有某大王在盤中生數蚕而去者。此次大功告成。宮保即專摺請加封號。奉旨金龍四大王封號。著禮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成案辦理。其黃大王。朱大王。陳九龍將軍。楊四將軍。黨將軍。劉將軍。曾將軍。着禮部一併議奏。並建立果

大王專祠以答神庥云

武員唐突河神

丁稚璜官保在山東。兩次治河。前則侯家林。後則賈莊。工也。侯家林之役。大王將軍來集。工次。每日演劇敬神。有眾蛇各就神位之前。昂首觀劇。優人或以戲單呈上。請大王將軍點戲。蛇以首觸戲單所點之劇。往往按時切事。非漫無意味者也。而點第一曲者。必金龍四大王。其次第亦不稍紊。有總兵趙三元者。戰手謂人曰。此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已。忽叫云。不敢。不敢。羣趨視之。則有蟠其頸者。有繞其背者。咸勸總兵跪神座前自責。且願演劇三日。以贖罪。倏忽間已見大王復位矣。然未見其去來之迹。賈莊之役。有某提督駐河干。忽見大龜順流而下。或謂此元將軍也。宜設香案。望空叩禱。可獲神助。提督怒曰。吾乃將軍耳。彼區區介族。何足懼焉。命軍士舉火槍擊之。龜遽返而上駛。若畏避者。提督方自鳴得意。忽見大小龜數千。逆流而至。波濤洶涌。提督正命舉槍。則向所見之巨龜已倏忽近岸。昂首瀆沫。眾龜隨之奔流箭激聲震盪。軍士皆驚恐奔潰。提督知不可禦。唯策馬登高避之。而其所駐之河濱草屋十餘間。皆被水捲去。沈汨無餘矣。噫。宇宙間靈蹟昭然者。莫如河神。彼武人粗鹵。不知敬畏。幸而未降之罰。方著異於俄頃之間。以示薄懲。神顧可慢乎哉。

河上旋風

光緒丁丑七月余偕諸昆季謹扶先太夫人靈柩由濟南回里舟經張秋黃運之交適值載  
村墉決陷運河口門水深一尺內外河沙淤濶舟不得進泊口門外十有四日乃假振宇營  
勇士百餘名潛挖淤沙越一日或舟入運河十里堡閘仍不得進此閘乃運河入黃之口也  
明日午刻天晴無纖雲忽見旋風揚沙起南岸頓成白雲一道若有白鳥及蝴蝶翔舞其中  
者時舟人以蘆席為舍舍河之濱頃刻間捲入雲霄間其下風沙相薄如旋轆轤漸迫挖河  
諸勇士鳴金拒之風息雲散而河之北岸復有飛沙衝起橫亘半天有若白龍之飛遊者或  
曰此旱龍也其首偃仰向日兩目炯炯如巨盞諦視之即蘆席兩方也其身如數百匹白練  
舒布空中諦視之則揚沙映日光也其下塵沙亂刮若以尾掃地而南岸蘆席七八方須臾  
盡至北岸飄轉青冥間久之始杳余初疑此以為水怪蓋剽挖河勇士之逼其巢穴而遷徙  
者或又告余曰此風自南而北先至戴家廟是日適逢市集之期鄉人脅乘風不敢過人知  
其神也而避之風乃旋轉而北云然不知其所止亦不知果何神也

忠靈破賊

江忠烈公既殉廬州之難其弟達川方伯忠潛率援兵千餘為賊所阻距城數十里越八日

遣一勇士微服入城。出公戶於塘水面如生。負以出城。敵之歸葬。官軍初次克復廬州。於水西門內建公專祠。數年廬州復陷。同治壬戌。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率大軍圍廬州。俾其裨將石青吉攻西門外之得勝卡。賊以全力守之。堅不可拔。忽見卡後有一枝人馬。皆執白旗。旗心有江字。襲賊之背。賊乃大潰。官軍遂克廬州。是時賊與居民皆望見之。後知官軍並無白旗隊者。而破賊之所。實與江公祠相近。其旗白色。則公生平行軍所用也。至今廬人道公遺威猶凜凜有生氣。每議大事。必在江公祠。祠中鑄胡元煒鐵像。跪階下云。

已死七日復生

蘇州西洞庭山陸某。妻家在蘇城內。一日入城暴病而卒。其妻家遣舟至洞庭山迎其妻來。視含斂。阻風中途。越七日。然後至。時天氣嚴寒。尸尚未變。將大斂矣。開棺忽蘇。又十餘年。乃卒。人嘗問以死後情狀。自言將死之時。魂從頭頂鑽出。急切不能離身。奮力掙去。甚覺苦楚。已乃驍然解脫。遂與身判為二矣。由是入冥漠之鄉。若有知。若無知。似人睡著後光景。有時隨風飄蕩。至洞庭山家中。自覺其身已死。忽念及父母兄弟妻子。悽然以悲。則魂氣為之一震。若炯然有知者。已而漸復昏昏然。或遇大風吹散。或被銳鋟及銅鐵器聲驚散。凝聚最覺費力。不見有日月。不知有晝夜。凡所稱陰界地獄及閻羅王。俱未之見。亦未遇一鬼。既復飄

至一處。若有兩人痛哭者。其下赫然一尸。醜惡可畏。不覺驟與之近。陡合為一。遂復生矣。哭者則其妻與妻母也。陸某所述頗為近理。其未至陰界。蓋以陽壽未盡。故無引導之鬼。所以能復生者。亦即以此歟。施叔愚廣文為余言之。

獄囚囚官

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鎋其足而桎其手。鉗其口而鎖其頭。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為上刑具。官去即便弛之。習以為常。官亦知之。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積弊。一日屏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官同死。復連縛獄卒數人。有餉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鋪餵。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遥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縣令於死。汝等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為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

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因復言當揚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既啟，庫固擁縣令驅呼疾走。官兵夾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因乃釋縣令，欲遂分道颶去。官兵伏隘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去三人，而邑都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擬罪。越期處決，此先繕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者，以有堂皇儀仗之尊嚴，史卒僕隸之擁衛耳。微行入獄，俾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勤也。不幸逢意外之變，致蹈危機，遭僇辱耳。為官者可不慎哉！

### 閑刀殺人

今之藥店，皆有閑刀。刀重數十斤至一百斤，聯於鐵架之上，關拔靈便。刀每切下，則與架相脗合，以割各種藥料。雖巨材無不立斷。咸豐年間，某縣药店有一童子，方六歲，配一童養媳。方五歲，兩小無猜。共時嬉遊。一日童子拉童媳，陪出門外。童媳不從。童子曰：「不從，將殺汝。」童媳以首湊閑刀架上，戲謂之曰：「請汝殺我。」不意閑刀驟然落下，首領竟斷焉。蓋店夥之置閑刀，本未妥帖。忽有人倚其架，觸動關捩，乃猝墮而殺人也。童子驚懼號哭，店主執以報官。童子

自願抵償。間將定以誤殺之罪。俟及歲時。按律辦理。後不知究竟如何也。

葷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已屢屢見之。千餘歲來為吳下一大禪院。道光年間。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既已無人。鄉保為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麵。縣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流麵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草二枚。紫色鮮艷。其大徑尺。因擗以調羹。流湯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未及親嘗。忽然頭昏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採草處。則復見有草二枚。其大如扇。鮮艷無匹。命役摘草。竈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夫役持鍤鋤。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盃者。蓋兩穴口為眾蛇出入之所。草乃蛇之毒氣所噓以自啟其穴者。諸僧既皆食之。故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廢。

愚民含忿輕生

通州東鄉農人有佃富家之田者。一日入城還租。因木色不佳。頗受斥辱。農人忿不欲生。其家有一妻三子三女。長女已嫁。合家尚有七人。農歸告其家人曰。吾雖貧賤。義不受辱。今因佃人之田。無端被其凌辱。吾不欲居人世矣。汝等當如之何。家人皆曰。願同死農。乃盡鬻其穀米器物。得錢百緡。赴匠室買棺七具。匠人不問其故。貿然與之。棺既到家。先一日告其鄰人曰。明日吾家有事。請子一來。鄰人於清晨入其家。則見七棺陳於庭中。合家七人各卧棺中。蓋皆已服毒矣。鄰人懼而反奔。遇其已嫁之女於陌上。告以其家父母弟妹皆已死矣。長女號哭入門。見其幼弟氣尚未絕。灌救得生。其餘六人則已長往。此尤繕五年事也。夫愚民因一朝之忿。自輕其生。固已慎矣。乃至合家殉之。則又愚之甚矣。然愚者難以驟覺。而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不輕斥辱人也。

柁工謀財酷報

無為州有舟子兩人合夥駕一舟。往來江上。一在船首為篙工。一在船尾為柁工。一日有孤客催船。行囊甚富。柁工瞰其橐橐也。謀之。篙工欲殺孤客。而取其財。篙工以為不可。柁工再四強之。篙工曰。吾兩人雖同舟。不妨各行其是。我不問汝事。亦不洩汝謀也。是夜客到船尾。溲溺。柁工推而墮之於江。大呼撫救。篙工亦起。客已沈沒無蹤。柁工乃檢其財物。欲分少詳。

與蒿工不受。欲以其舟贈之。又不受。且曰。吾自知貧窮有命。不敢冀驟富以速災也。杭工乃挾所有以歸。置賣田產。家道日隆。子孫鼎盛。蒿工亦歸耕於家。每見杭工漆丁益產之喜。輒歎曰。天道無憑。蒿工之妻子聞而怪之。以為忘其富也。既而杭工之孫以武舉得進士。還鄉宴客。賀者盈門。蒿公亦往。馬杭工率其子孫婦女。將往某處敬神酬願。自無為濱江之白馬嘴。登舟離岸。僅數十武。大風驟起。遽覆於江。合家男婦老幼三十餘口。無一免者。送者猶未旋踵。也蒿工歎曰。天道果有憑也。人怪而問之。蒿工笑而不答。後其妻子私問之。乃具言其顛末。噫。杭工僅殺一客。而全家之死於江者三十餘人。其報似太酷矣。然杭工得不義之財。以肥其家。以長其子孫。享榮富之樂者數十年。天將待其時而降之罰。殆猶借債者之愈久而息愈厚歟。

娶妻得泥佛

吾鄉有某生者。中年無子。謀置篷室。乃買舟渡江。赴通州一帶訪購。某生既省小費。又欲速成。會有客來。言一鄉民願鬻其女。導往觀之。其色甚美。問其價。則甚廉。但須以花轎迎娶。某生大喜。亟與定議。屆期以花轎迎至舟中。女家有二婦。來扶女出轎。登牀衣服楚楚。紅帕障首。某生但覺其模樣合度而已。然二婦方伴坐牀上。不能遽前揭帕。某生愧與夫等既畢。二

媼亦即辭去。某生步至牀前。見新人端坐不動。私念此必因羞畏而矜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動。遽揭其帕。則一泥像甚為端麗。蓋係百年前所塑。近時無此良工也。某生懊惱已極。正欲追媒媼理論。已有村人數十譙諆而至。且曰此吾村觀音庵之大士像也。環而祈福者。且千戶。汝何得擅抬至此。或欲鎖其舟。或欲繫其人。某生惶遽失措。一老翁出為排解。某生乃告訴其見給之狀。老翁對眾言曰。姑念此人異鄉遠客。願諸君稍恕其麁慢菩薩之愆。但令出洋銀二百元以示薄罰。吾輩自昇佛回村何如。眾作勉強允許之狀。某生不得已出洋銀二百元付之。眾共昇泥像驥呼馳去。某生踉蹌歸里。大喪資斧。而妾仍未得此。可為覓小缺速。謀事不慎者戒。

### 雷震總兵

同治五年二月初六日。有皖南鎮總兵張志邦。赴金陵拜年將返。乘船由江中自上而下。陝甘總兵楊厚金營保之委員。由上海製辦軍械來船。自下而上。相遇於棉花堤。因避風雨。同泊隄邊。又有一船先泊者。共為三船。忽空中霹靂一聲。先泊之船。鐵鍊纜索皆斷。飄至對岸。其二船攝起空際。再擊一聲。並皆粉碎。張鎮及船中三十餘人。同震死。其骨肉指節寸寸墜下。布滿田野。惟船戶一子一婦墮地。皆無恙。彭雪琴營保馳書告曾文正公於徐州軍中。余

親見而錄之。或謂張鎮及委員有隱惡焉。然未必。同死三十餘人皆有隱惡者。則西人偶觸電氣之說較為近之。而何以飄至對岸之一船。與船戶之子婦。同死於難。在營營者似又非無意也。是真不可妄測矣。

雷殛惡人

同治戊辰歲杪。合肥東南鄉地名府大圩者。一貧人。無以度歲。步行二十餘里。告貸於戚友。家得米數斗。錢兩貫。以歸。中塗。迫於饑渴。叩一村戶乞。茶。有張氏婦。方與其幼子共飯。見貧人有饑色。問其故。而憐之。留給午餐。其錢米。在筐中。置於門外。是時。張婦之夫。遠出貿易。其鄰有充子者。素遊蕩無賴。見門外錢米一筐。私念。夫不在家。而其婦容。留外客。必有他故。遂擔其筐以去。蓋既利其錢米。又欲藉為異日婪索之具也。然張婦素勤儉持家。好行方便。實並無他意。貧人飯畢而出。不見錢米。惶窘欲死。婦又惻然憫之。遂給以錢米。如原數。并畀一器。使擔之。貧人感激而去。越數日。其夫自外歸。充子布造蜚語。謂張婦有外遇。并以私給錢米為證。其夫以婦平時素賢淑。尚未之信。姑詰其盛米之器所在。則云已借貧人矣。夫謂充子言果不謬。頗加斥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縊。其夫悲憤交集。又迫歲事。遂草草厝於祖塋之側。明年正月四日。貧人感張婦之德。備微禮往其家。賀年。並歸其盛米之器。始知婦犯。遂痛

哭力白其誣。其夫亦悟。淚下如雨。二人遂同至婦墳前哭奠。且呼曰。善人遭誣。何天道之無知耶。忽見黑雲迷漫。迅雷驟作。霹靂一聲。從空中攝毛子至墳前跪而自訴。其情甚詳。然後擊死。又霹靂一聲。將婦棺自墳中掀出。棺開而婦遠甦。與其夫相見。恍如夢覺。俄而遠近奔走來觀。蔡子方司馬家矩。合肥人也。目覩其事。為余述之。且云張婦至今尚存。其子亦秀慧能讀書云。

### 雷救人命

無錫北鄉有農家。養一童媳。其姑遇之甚虐。督使燃棉放紗。每日以十索為度。一日忽少紗一索。苦搜不得。其姑謂其偷賣鄰家也。既嚴撻之。又將置之死地。忽陰雲四合。雷聲陡作。震死家中一老牛。其腹亦已劈開。有紗一索。宛在腹中。蓋牛實吞之也。然後養媳之冤始白。天道以人命為至重。牛固無知。吞紗一索亦罪不至死。然因吞紗而將致人於死。則不能不速擊之。以救人也。

### 劇盜婉言辭雷擊

吾錫東鄉有巨盜曰林增蟠。常隻身行劫江湖間。血案纍纍。尤善采花。常自言良家婦女為所汙者甚衆。一日雷大繞其前。增蟠跪而辭曰。以增蟠之罪。當死國法。若以雷擊死。太便宜。

矣。雷遽收聲。陰雲盡散。越一年。果為金匱縣令許君誦宣所弋獲。問以積案。堅不肯承。曰。增  
嬉將全身而死。加以火棍鷹架弔染及諸酷刑。無不受。最後燃燭臍中。遂死。時方暑熱。比拖  
出狴戶。尸已腐矣。

### 雷疑

蔡子方司馬家矩語余云。甲戌之夏。嘗讀書金陵清涼山之陽。惜陰書屋。用老蒼頭林陵關  
鄉人也。日午後。因事回里。與其鄰人結伴偕行。鄰人買一乳驢。中途遇雨。驢不肯前。鄰人乃  
身披舊蓑衣。負驢於肩。屈躬而行。忽覺雷聲殷然。電光發掣。兩人疾行十數里。則雷電常在  
左右。若相追逐者。然有欲下不下之象。而聲勢愈逼愈近。兩人大驚。皆停趾以覘其異。鄰人  
因暫釋驢脫蓑。小憩道旁。雷遽收聲。電光亦斂。雲中現出無數神靈之像。須臾則濃雲盡散。  
矣。兩人於是豁然大悟曰。此雷疑也。夫蓑衣狀本蒙茸。復加驢於其上。則人首為所遮蔽。而  
蒙茸益甚焉。神靈見之。疑以為怪物。奮欲一擊。又以諦視未審。不能遽下也。迨見釋驢脫蓑。  
始悟為人而速去之。蓋鄰人雖無好怪之心。祇以一時事與怪類。幾蹈不測之禍。然則人之  
背常襲怪。以干神靈之怒者。豈不愚哉。吁可畏也。

### 雷擊學徒

先緒四年七月十三日。無錫賈人計氏子。年十六。在塾中忽被震雷擊死。方雷之未發。眾聞有硫磺氣味甚烈。許氏子告全學友云。我今日微覺寒噤。不知何故。遂不待晚餐。入帳高卧。時在申酉間也。天既暝。忽迅雷閃電。挾狂風驟雨而來。其勢震盪洶湧。如百萬甲兵。從空而下。又如排山倒海之聲。內外房屋。驟然洞開。雖有木門銅鎖者。皆自解脫。有一老者。年八十餘矣。謂人曰。吾聞人有富受雷擊者。其地之城隍土地及諸鬼神。無不畢集。門戶皆能自開。今雷聲若此。大非好事。言未既。忽聞霹靂一聲。提計氏子出帳中。臘伏於地。同學友亦自投於牀下。驚悸已絕。雷聲殷殷。如千百火星。散併一室。又如無數燭龍閃爍不定。而計氏子牀帳則已如巨燈照耀。塾師深恐雷火燒帳及屋。與其家人盡力撲救。迨帳已撤下。則固無焦痕。但見四角有龍爪迹而已。又聞霹靂一聲。則計氏子已震死。而同學友蘇矣。於是其父聞信。偕一店友奔赴塾中。遂與塾師共三人。皆執香長跪仰而祝曰。此子素謹慎。無大過極知上天降殃。決無誤罰之理。彼若有隱慝。尚祈雷神擊而活之。使彼自言。然後受殛。或硃書數字。誌其過惡。既決。吾人明白無疑。亦可以為世炯戒。三人苦祝久之。無應。又久之。而雲散雨止。天已霽矣。計氏以其子被雷擊為大恥。乃書冤單千餘言。分貼四門。表厥子之無罪也。方雷之初至。有一大火球墮入東鄰鄒氏之大庭。外旋騰躍而上。從一人頭上滾過。其人並

無所苦。又覺耳邊有雷針擦過。亦並無微傷。然里人皆謂此次天威之隆赫。實數十年來所未睹也。論者搜求許氏子之恩而不可得。若以西人電氣之說當之。則雷似有所專注。並非偶然相觸者。或為之解曰。此子前生必負大罪孽。或是大姦惡而俾逃顯戮漏天網。故令今生致罰焉。或又曰。世傳人於天曠日受胎者。必遭雷擊。其即此子非耶。夫天地之大。造化之理之博。固無所不有。然皆並無左證云。

### 雷擊水缸

甯波水國也。然甬江與海潮相吞吐。咸水皆鹹。故凡取淡水者。必上溯鄞江。其源乃清。居民則戶列巨缸。積受雨水而用之。余任甯紹道台五年。署中用水皆以船載之十里之外。府縣署中亦然。丙戌之夏。雷聲殷殷。忽將道署廚房外一水缸擊碎。其缸容水十餘石。逆流滿地。缸外有八九尺之蛇蜕一條。余乃悟曰。是缸之水。闔署之人飲食皆給。取焉蛇浴於缸。行至缸外而脫殼。其水必毒。可以殺人。故驟擊之。天之愛人甚矣。淡水固養人之物。蛇初入浴。尚未知。而蒼蒼者早已知之。奮雷一擊。俾闔署之人免罹其害。於戲。何其仁與明之無窮也。

### 一日中雷擊三人一死二活

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武進戚氏堰田隴中。有一人被雷擊死。須臾又一人奔至。狀似瘋

顛自訴前事。眾人聽之。始知死者一素愿無能之鐵工。其一人則傭工也。先是鐵工運鐵數擔。由無錫南鄉駕一野航回至戚氏塘。有一素識之鄉人來求附行。鐵工問來此何事。曰。索逋賸。問察得幾何。曰。得洋銀七十四元。鐵工乃招令登舟中。夜與其子及傭工密謀欲殺之。而取其財。傭工以為不可。其子依違其間。俄聞汨然一聲。則已來客出溺而墮之水中矣。客首自波間冒出。則脊之以蒿。凡三冒三脊之。客尸遂飄沒不見。鐵工因取其財。分傭工以洋銀十元。及聞鐵工之被殛也。傭工自念既分其利。必同受其殃。驚惶發狂。奔至田畔。盡言其隱。衆人以質諸其子。猶囁嚅不肯吐實。世傳人被雷擊。三日內必有回復。次日果有飄風奔電。雷聲隱隱。旋繞鐵工之子大懼。衆人皆為跪求。且謂之曰。上天欲汝自陳其父之惡。為世炯戒也。其子長跪自訴。一一與傭工之言相符。久之雷始收聲。雲散天霽矣。同日無錫城內有一學徒。在塾中忽被迅雷旋繞。眾皆望見金甲神挺鞭圍坐四簷。又有奇形異狀似仙佛者。往來空中。於是父凡及塾師皆為執香跪求。且使學徒自言過惡。願立即改悔。學徒言昨日大解。偶不檢點。有制錢二百。墮入溷中。未及撈取。願速往撈之。雷仍不散。學徒乃跪祝曰。我有欲害人之事。今已悔悟。斷不敢再作妄想。雷聲漸止。眾隨往淘尋。果得制錢二百。其害人之事。則堅不肯言。後有人在其身邊搜得鉛刀一柄。蓋與舊友某甲為讐。欲刺殺之。

而未發。聞雷聲後。決計銷燬。尚未得暇。適為人所見。同日又有一茂才。因喪其妻。肆口怨尤。忽迅雷擊其足。茂才跣走以免。回視一履已燬矣。蓋因茂才罪不至死。故燒其一履以警之。以上三事。同在一日。余檢時憲書。是日為天刑日。而盛夏又純陽當令之時。雷部於此宣其威柄。亦所以救人道之變。而濟王法之窮。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 甯遠府城地震

道光乙年。四川甯遠府地震。環府城數十里。城垣房屋傾陷尤甚。人民牲畜死者無算。前此三年。有一道士呼於市曰。牛鳴地裂。人以其顛狂。不之異也。及是知甯遠府事牛雪樵先生。樹梅壓於壞垣之下。三日後遇殺而蘇。遂有跛疾。而全家皆已壓死。終以無嗣。知西昌縣事。鳴謙及其全家皆死。有人夜睡。忽覺牀屋淳漾如在舟中。已而墮於牀下。驟聞天崩地裂之聲。房屋傾倒。竟被牀板擗住。因得不死。徐自挖開壞牆而出。思其父在某街某店。欲往救之。而街道幾不可辨。僅誌彷彿。既而見某店招牌卧地。因呼其父。忽聞有應者曰。速救我出。汝父尚在我下一層。救我乃可救汝父也。如其言救之。復救其父。皆得不死。是時天色朦朧。莫辨晝夜。冥然孤往。凡諸戚鄰朋友。恍惚遇之。與相慰勞。知其無恙。旋見大地剗然迸裂。海水湧現。奇鬼突出。有頭大如車輪者。長身蟠腹者。百般怪異之狀。森然可怕。須臾地合如故。久

之有礮聲震耳者三。聞人言天礮鳴矣。於是豁然開朗。復見天日。知已晦冥三日矣。向所遇之戚鄙朋友。詢其無恙者。實皆鬼物。云牛太守嘗自憐曰。我生平行事。不背古人。為官未嘗不勤民事。而遽攝此阤。天道庸可問乎。一夕忽夢城隍神拜會。告之曰。子之所遇誠酷矣。然此定數。不可違也。吾奉上帝命已三年。送請屢緩。至於無可延宕。而後行事。此三年中。耗盡心血。其不在數而居此地者。既須設法遣去。其在數而未到此地者。又須引之使來。終日忙碌。刻無暇晷。即如吾子。本在數中。然吾以子剛方誠篤。力請上帝僅免其身。亦已然。費苦心。矣。太守自是遂不復怨尤。後仕至四川按察使。甯遠溼風東臨。地震之後。有司督率吏役檢戶。於瓦礫中。凡得男女合抱之尸。三千餘具。而實係夫婦者。不過八百餘具。淫慝之風。上千天怒。故有此劫云。

### 長沙火藥局災

同治九年二月某日。長沙城中火藥局不戒於火。其驟發也。十里之內。忽聞天崩地坼之聲。牆屋震撼。門戶動搖。人皆奔向天井。仰視則如黑雲遮空。又如羣鴉蔽天而過。聚然驟然。其聲砰然。間有墮地者。則皆門窗軋瓦器皿。及凡人血肉。煙霧迷漫空際。聞兩時始散。長沙府城隍鐵像。素稱靈異。碎鐵塵飛。不知所往。府學教授某君。方在署。忽一巨石洞壁而入。中其

頭顱腦漿流出血巡撫駱文忠公延醫以兼金良藥療之得不死。有一人自半空墜下。適在巡撫署前。依然徐步而行。署外人怪而執訊之。答云我乘氣而上。乘氣而下。初不自覺也。距城二十里以內。皆有死人。手足肩股絞冒屋脊樹枝。數不可勝數。先是局中大藥皆藏地窖。不知大從何入。有一最大之窖。相去較遠。幸未引動大氣。否則轟陷全城矣。然環局二三里外。居民無一免者。局外本有溪河。今亦變為平陸。是日也。管理局務委員某同知與某都司相約赴局。某同知忽憶公館中有未了之事。半途而返。某都司行抵局門。未及下馬。大發殲焉。而某同知竟免於難。

### 火藥之災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河南榮陽縣城中忽聞轟聲震空。近屬似從東來。縣令派差四出查問。始知城東七八里。有甘肅委員運解洋藥及銅帽車十二兩。正下石坡驛。驚車覆。擦動銅帽。洋大迸發。連及五車。同時轟烈。車夫居民死者二十餘人。民房震壞三四十間。洋藥轟失百二十桶。銅帽轟失一箱。十萬顆云。是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昌大藥局災。詢係陝甘大藥局。曠約不檢。延及城內之製藥局。轟動半里外之藥庫附近居民。死傷不少。又聞同治四五年間。山東省城有委員解大藥至濟甯者。舟泊灘口。歷城縣知縣陶某往送之。登舟與委員敘

談良久乃別。既登岸，委員在船首拱揖。陶某登輿還揖。忽聞驟然震動之聲。煙燄迷目。船與  
委員皆已不見。岸旁有一古墓。亦不見。須臾則木片朝反與人之骨節紛然墮下。蓋船與墓  
及委員俱為火藥所轟矣。陶某之輿，夾在墓船之中。獨得無恙。不解其故。惘惘然馳歸縣  
署。嗚呼。自槍礮盛行以來。火藥之害既酷矣。而局庫舟車偶因失慎而遭劫者。亦復不少。然  
其所遭似有定數焉。又有遭之而仍免於難者。彼鄂省被害之民。迫於地勢者。無論矣。若崇  
陽城外之居民。何其不幸。而登輿之陶某。又何其幸也。蓋一則先妄之災。一則非望之福也。

### 龍陣風之災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陣風。自西方起。至於南潯。約及百里。同時折木發屋。揚  
沙石。死者甚衆。有數村被風捲去。變為平地。數百年大樹。有拔者。四月十三日。有六龍鬪於  
高潯之石臼湖。湖水飛騰。聲勢震盪。壞舟數十。茅屋數百間。人有死者。而嘉興亦於是日有  
龍陣風。壞屋千餘間。死傷頗眾。夫高潯與嘉興相距數百里。同日遇龍陣之災。豈高潯之鬪  
者。即嘉興起風之龍。追至石臼湖中。而始相關聯耶。不可知矣。

###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天壇。在正陽門外之左隅。繚以長垣。周九里。十三步。圓丘在壇中。形圓象天。南嚮三成。

內壇形亦圓。外壇形方。北為皇穹宇。環轉八柱圓檻。上安金頂。基高九尺。徑五丈九尺九寸。石欄四十九陛。各十四級。北門外為祈年殿。殿在壇上。其制俱圓。壇南嚮三成面。梵金軒圍以石欄。殿高九丈九尺。共八十一楹。上安金頂瓦。均藍色琉璃。每歲上辛。

皇上祀天

祈穀之所也。後為皇乾殿。齋宮在殿之東南。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大雨如注。西便門外有一槐樹。陡被雷擊。樹中有蟠蛇一具。長約丈餘。或曰蛇已被雷收去。或曰避而之他。喧傳之際。雷又大震。震撼山搖。震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碎墮陛上。當大燃者。懸額之木。未刻殿內大起煙燄。從楠扇窗櫺冒出。燒者樑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互天。守壇官弁鳴鑼報警。步軍統領發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坊官水會弁。救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雨勢頑益。又為琉璃亭頂所隔。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

列祖

列宗

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捨出而

皇天上帝之寶座。大已燃及無從措手。戌刻後。祈

年殿八十一楹。及檀木雕成之朱扉黃座。悉為灰燼。數十里內。光同白晝。香氣勁發。蓋其楹

棟皆以香楠木為之。大適合抱。乃前明成祖時所建。今世無其材也。夜過半。大勢猶未良。至

天明。乃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皆炸裂。二十六日奉

詔懋處太常寺各官。及壇

戶有典守之責者。嘉獎五城水會紳董。並以寅畏天災。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内外大小臣工。

於是都人士皆言祈年殿額後有蜘蛛精。或云有蛇蠍踞之。連日見雷電圍繞殿頂盤旋空際數日矣。余謂壇殿規模宏敞。終歲空閒。且其地愈尊嚴。向為妖精避雷之所。或者蜘蛛蛇蠍夙踞其中。或者西便門外樹中之蛇尚未死。逃匿殿額之後。天威顯赫。必殲之以除民害。固未可知。然竟延燒是殿何也。尤可異者。蘇浙鄂諸省。本皆大稔。乃殿災以八月二十四日。而各省亦多於是日始逢陰雨。淫霖奇潦。四旬有餘。迨十月初五日始放晴光。而歲事已無可救矣。天心仁愛。未必非先以殿災示警也。恭讀詔旨。力戒因循。勵精圖治。正與殿中宗廟崇遇災修省之意相同。固宜得變無形。歲雖歉而民不至大病也。

### 太平火藥局災

自槍礮興。而各省各郡之火薬局林立。然必擇空曠僻靜之區。俾離城市稍遠。所以重民命而避山危也。長江水師提督衙署。建在安徽太平府城中。而火薬局亦設於東門內。蓋赴桓之武員。但圖取擣之便。不復顧及民生也。當設局之初。紳民屢具公稟。請移建城外。不聽。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刻。忽聞天崩地裂之聲。煙燄彌空。兩時始散。近數里街衢屋舍蕩為平地。有大礮數尊飛起。與各種鋼鐵彈及巨石輾瓦擊人於數里或十里之外。有閱兩時始墜下者。是日有木匠泥水匠各數人在局作工。轟然一震。皆不知所往。守局之卒數

人與其全家亦皆不見。并不知大所由起。一灌園叟方在菜畦。其首與左臂忽不見。俄墜在城牆上。一婦人在水濱搗衣。驟聞震聲。起立仰視。其首條已不見。知府吳潮治甯國十餘年。今忽奉大府檄。調署太平佐任。甫數月。因修衙署。賃居公館。正在廳事理官書。忽一巨匾墮下。壓傷頭顱臂膀。痛極而暈。既而復甦。明日遂卒。上南門夫子廟及學使考棚縣署大堂。悉皆推燬。監獄亦毀大半。監犯有逃去者。局旁有一浴堂。當大發時。燭揮為水所感。皆從地底衝過。況土竟被淘空。遂成巨沼。此次被燬者。約一百數十家。死者無從查考。約有三百餘人。死於轟焚。與死於推擊。腹壓者各半。其生者亦多焦頭爛額。露宿風棲。搭蓬席而居之。至於各處殘肢斷體。肉模糊者。令人目不忍覩。居民以禍起提督之薦局。往往昇死者之戶。入中軍署中哭訴。中軍宛轉避之。又有提督巡捕委管大薦局差事。居民誣入其家。攀毀器皿。以報忿。迨各官捐貲賑卹。乃稍止焉。嗚呼。失慎難防。生靈何罪。可不審度於繕造之時哉。

### 福星輪船沈沒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福星輪船。放洋北上。將至黑水洋。逢大霧。為西洋澳順輪船所撞。沈沒海中。海運員董死者二十四人。伯相李公既為奏請優卹。且建祠津滙矣。其後上海道馮峻先與英領事再三理論。斷令澳順船主賠償銀五萬六千餘兩撫卹一欵。職官

二十四員。每人家屬給銀三百兩。共銀七千二百兩。搭客死者三十八名。每人歸銀一百兩。  
共三十八百兩。此案方結。委員長林者。寓次蘇州。家亦在焉。沈之次日。長君之妻忽作囁語。  
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友顧竹臣大令來。大令者。知元和縣事。顧恩賢也。家人諦其  
音。知為長君之魂。相與環泣。鬼曰。此乃定數。豈能倖逃。吾在水府。已有職事。亦無所苦。何必  
悲也。因將家事一一囑付家人。且使勸其妻勿悲念。顧君既至。寒暄數語畢。即自道其已死。  
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為教督。顧君唯唯。鬼因曰。吾在水府事極繁。偶越閑暇。到此不能久權。  
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去。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亦不知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失事。越  
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而蘇始得信云。入一委員某君。於正月初六夜。夢至一衙署。  
官冊填委左旁一公案。高虛無人。有老吏指示之曰。此君之位也。不久即來矣。某君匆匆出  
門。回顧門額大書水府二字。遽然而醒。至是亦及於難。又一委員江姓。甫上輪船。見客艙已  
滿。行李幾無可位置。且見在船諸人面貌模糊。形狀可怕。即而視之。則皆人也。乃決意搬行  
李。回逆旅。俟下屬輪船再往。竟獲免焉。

附錄江浙員董死者姓名

荆光烈 張潛 朱聲槐 黃爾祉 齊岳 王綬

謝鳴鳳

覺羅綽勒歡保

榮椿

呂廷宰

胡權立

貴成

劉齊煜

長林

張培生

李松年

李錫田

甘立功

許林身

姚濬源

趙德輅

葉錦泉

石師鑄

魏文彬

輪船失火

嗚呼。生民之厄。惟水火為無情。尤妄之災。惟焚溺為尤慘。故知命者恒有戒心焉。若夫被回祿者。即有焚廬燬物之驚。而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較寬也。涉江海者。即有觸礁遇風之險。而倖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較易也。若以輪船行水。而遇猝然之大則兩厄交乘。不死於大。即死於水。誠人生之至不幸也。已自有輪艦以來。外洋行海各船。防大之法規例極嚴。失慎之事。所聞尚寡。惟上海長江各船。公司愈衆。生意愈艱。往往自素其規例。以廣招攬。同治丙寅。旗昌洋行之湖廣輪船。在長江失火被焚。當時說為創見之事。光緒庚寅之春。寶清輪船。又在長江被焚。因其攬載自來火若干箱。貨艙失慎。延及船面。燃著自來大。遂至不可撲滅。死者近二百人。其尸未能撈獲者。約數十人。冬間復有上海輪船被焚之事。其得禍之酷。更甚於寶清。一年之中。焚輪兩見。且同在鎮江大河口左右。吁。可怪也。亦可傷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古公司之上海輪船。由滬開駛。搭客約逾三百人。是晚十二點鐘。抵鎮江。

碼頭裝卸貨物而搭客踵至者。一百數十人。統計近五百人。合至全船執事及水手等。則近六百人。人數既多。客艙實不能容。司事者遂以鑰啟大艙。俾暫存焉。大艙裝貨之處。平時不輕啟鑰。大禁更嚴密異常。此時既有客入。遂不能禁其舉。十四日早四點鐘。由鎮江蓮船開行至七點鐘。始過大河口。十餘里。近鐵板洲之旁。距泥礮臺尚十八里。距鎮江約九十里。距儀徵約六十里。司事者正驗收客票。晉明樓上下諸船門。以便稽查。忽聞警鐘亂擊。其聲惶惶。急起視之。惟見黑煙紅簇。從大艙直衝而上。據司艙人云。大起時。但見近桅杆處。有鋪蓋約二十具。大從鋪蓋中出。一經搬動。益夾矣。延及棉紗大包。須臾。煙簇遂成大球。往來奔突。大副令水手急曳救大皮帶。是時諸客紛紛擾攘。多站立皮帶上。遂致不能吸水。水手急以桶取水潑之。驟聞驟然一聲。艙板迸裂。船主急令轉舵向江灘。須臾。船頭已近岸上。欲解舢舨。已無所及。乃以粗繩繫於船首。俾諸客得緣之而下。是時東北風大作。倏忽之間。全船皆大船。船首船尾猝已燒斷。而客艙多近船尾。諸客無可存身。紛紛跳入水中。天寒浪急。游泳為難。十不活一。時有在旁駁船漁船鹽船。皆坐視不救。惟船主及水手等。得扶繩登岸。船上人死者。惟茶房庖丁司艙各一人。諸客在船首者。皆因心慌意亂。不知奔避。以及于難。故扶繩而生者。僅半之。若在船尾諸客。則死者甚多。此次大起迅捷。未及十五分時候。已全船

俱燼死者約逾三百人。上海仁濟堂紳董遣人催救生船。連日打撈。得尸二百數十具。斂以棺衾。並有善士為一照相存留。家屬由速至者。尸雖腐壞。而得以認領。其無人認領者。則叢葬于義塚。生者約二百餘人。除去本船諸人外。則搭客之遇救者僅百餘人而已。越七八日。燼餘之船。由兩輪船幫扶拖帶行泊鎮江之七濠口。船中尚有餘煙。亦有焦臭。莫不掩鼻而過。論者推究起火之由。傳聞臆測。言人人殊。或曰。有客在大艙吸水煙。遺大煤紙于艙板。覓之不見。以壺中茶灌之以為熄矣。不虞少時煙燄迷漫。火仍冒起。或曰。有人吸鴉片煙。既畢。置燈于鞋盒中。未之熄也。驟見鞋盒燃著。遽取擲之水中。而餘火已延及棉花包矣。或曰。客每以炭置爐中煮食物。其旁有棉紗二百包。一經燃著。遂致蔓延。要皆揣測之辭。均非目覩。以目覩者。皆已葬身火中也。或又謂此船之大。殆匪徒所縱。因其緝捕扒手。立即嚴辦。匪徒銜恨。施此毒手。然此小竊之輩。豈不知一經種火。四面波濤。無可逃避。將必同歸於盡。彼計雖先。很未必若是之愚也。此次逃出者。有洋人聶勿來。挈同日本細恩二名。語人云。事急時。欲回入房取要件。而勢已無及。祇得舍棄一切。儘力逃生。既獲登岸。回顧諸華人。或緣上船畔護欄。或立船面呆若木雞。並不逃生。蓋駭極而神志昏瞀也。鄉人欲褫細恩衣物。洋人助禦之。乃免。副將賈君由臺灣來。奉檄招勇。見船頭已近岸。逃者悉緣船側之繩縋而下水。

水淺僅及腰際。少壯者遂一躍而下。均獲生全。賈君既隔在船尾。見船後波濤與江心無異。恐無生理。姑捉巨繩。坐在船旁鐵欄上。一被擁擠。即懸空際。幸繩在手中。徐徐溜下。和衣倒卧水面。浮沉半里許。經一小船救起。蓋彼先見直下者。無不沉沒。因思橫臥。衣不盡濡。或可倖免。亦一時之急智也。又有鄧姓者。與李姓並榻而卧。見大已逼。促李速行。李始則結縫。繼乃見帶。傍徨無措。鄧恐其迷于所向。趨促其袂。反仰面而坐。鄧遂衝大突出。回顧則大已封門矣。意其必死於大殿後載尸回瀕。表在身而履在足。蓋亦躍入水中者也。又有一人逃出。見某縣令衣已著大。後聞亦頗得生。然已受驚不淺。其罹此危者。則有權瓜洲司之陳少尉。晉省繳委。與一人同抱木板浮巨浪中。謂其人曰。我與若同歸於盡。不如讓爾。幸登彼岸。當赴江甯石壩街陳公館。告以瓜州司三字。俾得收吾骨於江濱。其人曰。諾。陳即撒手攸然而逝。此人附板得生。回顧陳沈而復起者再。乃哀紅船挫之。船上人不應。遂告諸其公館。其妻親往打探半月。始獲少尉之尸。又有江西候補某官胡姓。挈同眷屬僕從。安徽候補主簿潘姓。金陵怡昌公綱號。主人陳茂才皆死焉。又有儀徵某觀察。亦在此船未卜生死。又有揚州某店主。本欲往附輪赴蕪湖。途中因事稍遲。小車復推挽不前。比至江岸。輪船甫過。將責車夫。忽聞警信。乃轉怒為喜。蓋若有定數云。於是有人為輪船防大議者。一輪船勿裝引火之物。

凡洋油自來大棉紗棉花等類。概宜堅拒勿貪水腳。一貨艙中勿納搭客。一搭客人等概勿吸煙點燈。船中本別有吸煙之地。所有旱煙水煙鴉片煙雪茄煙紙捲煙。不得隨地呼吸。隨手亂拋。此外如救大皮帶。宜隨時試練。小舢舨船宜多備幾艘。船面艙下。宜不時巡察。所論固多施惠。余謂江海輪船之規例。本是如此。特法久弊生。或廢弛而不能恪守耳。夫苟能恪守成法。則何事不可防。豈獨輪船失火也哉。

### 中冷泉真蹟

中冷泉在金山下。金山本在江南岸。故過客皆得汲水烹茶。所由品為第一泉也。厥後長江愈趨而南。金山既在江中。而中冷泉遂不可得見。取水之法。常別製機器。以長繩縋入江中。既得泉水。以蓋蓋之。然後取出。所以不為江水所混。近來汲泉者。既無其人。而知製此器者亦絕。中冷泉乃在若有若無之間。同治九年三月。江水淺涸。過客皆於此停舟汲泉煮茗。始知泉上護欄曲檻布置絕佳。乃日夜被江水衝蝕。而不損壞。蓋數百年前之工程。其堅磼實不可及。而中冷泉之真蹟。殆閱數百年而始見也。是時吳竹莊方伯坤修方由皖入覲。過此酌茗。嘗為余言之。

###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余以乙丑八月隨曾文正公駐營徐州。太守汪君克友招幕府同人飲於府署。署中有東坡  
祠。又有蘇姑墓。相傳東坡知徐州時河水驟決城將沒矣。其幼女年甫十三投河而死。水  
遽退。城復全。至今知府歲祀其墓。墓在一室中。有軒級如螺旋然室外有一樹。其根高二丈  
餘。其幹不上出而旁出。天矯蟠曲如龍蛇。有一大幹引而南。約二丈許。復曲而上出。共四五  
曲。懸在空中而不墜。其一小幹北趨亦然。墓後有霸王樓高三層。無級可緣而上。樓下祀霸  
王。虞姬焉。竊思蘇姑有禦災捍患之功。乃正史既不載。而東坡詩文集中。未嘗一見。亦異矣。  
豈其偶遺之歟。徐人至今鑿鑿言之。且不廢其墓。祀似非附會無稽者。若其樹之奇古。殆靈  
氣之所化也。

### 湄洲大魚獻燈油

天后威靈顯赫。佑庇生民。其神力著於南北海面者。二三萬里。蓋近千年矣。福建莆田之湄  
洲為天后故里。有天后宮。素稱閩麗。每歲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后聖誕。先期數日。輒有大魚。  
暴發瀕海之沙灘。聲如牛吼。間十餘里。湄洲之人。皆曰大魚來獻燈油矣。廟祝率數十人。擔  
筍掣斧而往。大魚長十餘丈。或數十丈。開口馴伏不動。若有待者。人皆攜毒丈巨木撐柱其  
上下。恐其一驚而殺人也。遂各負擔秉燭而入。兩足皆穿草鞋。恐其被滑傾跌也。諸人皆

歷魚喉。抵魚腹。觀其臟腑間。積油甚多。無不任意挹取。滿器而出。或既出後入者數次。大約取油至數十石。可敷神前數年點燈之用。即不復入去。其口中柱木。魚即揚舉。鼓翼而逝。觀其意若甚自適者。或曰。魚腹中刺油過多。其氣不能舒暢。去其有餘。則魚意自樂也。或曰。魚以得獻。惱於神為快也。若人謀捕而殺之。必有殃咎。故相戒不敢萌此意。即偶有此意。而魚亦似知之。必飄然而去也。據閩人述之如此。

蛟龍利害懸殊

余弟誠伯知興國州年餘。告我曰。凡有泉水之地。其下皆有伏龍。興州民皆於山間。或平地。搜得一泉。可以致富。其水或溉數百畝。或溉千餘畝。凡泉水經行之地。其兩旁田。皆可沾善。價。夏秋苗長之時。則有泉焉。尤得居奇。州民或妬其鄰之得佳泉也。適逢歲旱。以求雨為名。殺黑犬。滴其血入泉中。龍大怒。挾風雷而出。驟降大雨。四鄉霑足。視其泉。則已為平地矣。其鄰甚恚。將訟之官。父老勸慰之曰。按田家之得雨者。斂財以償之乃已。誠伯又達黔人談及蛟水。則為之色變。蓋黔居萬山之中。常受蛟害也。據述出蛟之地。有去巨川稍遠者。水既去而蛟猶涸在山間。其首似牛。其身在龍蛇之間。鄉民畏其為患。皆焚香跪禱其旁。久之。知其愚蠢。然無知覺。禱之無靈。乃縱槍礮擊之。蛟或大吼。奔入巨水。或激其暴怒。尚能於平地出

水則田廬民人必有傷損。余曰：然則龍與蛟之為利害，相去懸殊矣。蛟有害無利者也。龍降澤於民為利甚溥。有時激之亦能為害。然非其本意也。

白龍朝山附

浙江上虞縣之西門外居民多遭海而處。海之石塘西自夏蓋山而止。山巔有夏蓋夫人廟。俗傳為夏禹王妃塗山氏也。海中向有一白龍。每年於中秋前後例必朝山一次。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腳鱗生。即指為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迄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涼雨新霽。海波如鏡。忽西北方雲臺魚鱗極其整密。俄有白光一道。上冲霄漢。至半空。天矯騰掣。變化不測。四爪畢現。全身盡露。鱗甲萬點。尤覺分明。但其首則模糊不辨。頃之龍尾亦隨波而上。盤旋空際。陡見其掉尾一埽。霎時間黑風捲地。海水壁立。狂風猛至。雷電交作。震山撼谷。迨雨過天霽。則已月出東山。縣中父老皆謂四五十年來未見此瑞。見則歲必大熟。道光二年曾見一次。是歲未稼倍登。棉花豐稔。今茲歲必大穰矣。已而果然。

發蛟附

湖北黃陂縣之西有鄺山者。層巒滴翠。高聳雲霄。與木蘭山對峙。山之麓有古寺。曰清淨庵。地僅半弓。編茅為屋。一老僧卓錫其中。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朗氣清。曠無雲翳。甫

交亭午。忽聞巖後石壁如裂。聲震遠近。屋瓦皆飛。僧亟出探望。但見石崖內水勢滔天。飛流直下。霎時山門已衝去。僧隨手擎一板片。浮沈其間。俄有逐浪而來。其頭如牛。仰露水面。偶觸木石。則波濤激起丈餘。由蔡店而至黃邑西濠。沿岸民房。衝塌無算。漂沒不下千人。蓋自廊山至河口。被災者幾及二百餘里云。

巨蛇出遊

無錫西定橋跨梁溪上。當溪水入五里湖之口。有橋洞五。俗稱五環洞橋。由城望之。如亘虹天半。吾邑鄒敬甫先生。安坐書言某年月日。與友人坐橋上納涼。忽见湖水驟漲。若將漫橋。恭諦視之一。一大蛇來水而來。長數十丈。不見其尾。大駭。急與友人趨避。未及下橋。蛇昂首一躍。越橋而過。蓋橋洞不足以容身也。方其躍時。空中似大雨下注。衣為之濕。其行甚駛。向蘇州河而去。倏忽不見。此蛇蓋居五里湖及太湖中。近橋居民。常常見之。然猶其次也。謂之二將軍。又有稱為大將軍者。乾隆年間。有一煤客。泊船北門外之缸尖嘴。夜望見曠野中掛兩紅燈。問舟人曰。彼處有店戶乎。舟人曰。無有。煤客夙工彈丸。以彈擊之。甫一發。兩燈忽不見。舟人曰。吾矚之久矣。凡燈在風中。其光輒晃漾不定。惟此燈光極定。且一擊而兩燈俱滅。此必怪也。越半月。居民多覺腥臭不可耐。相與搜尋。至深山叢莽之中。一大蛇長近百丈。死焉。

蓋此蛇方掛林間。小憩其兩眼如紅燈。及中煤客之燁。負痛疾走入山。然後死。今僅存其次者。然亦未嘗為人害云。

物性通靈

北方人以狐蛇蝎鼠及黃鼠狼五物為財神。凡家見此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錢子蓮大令。青江蘇通州人也。嘗言年十七八時。獨寢畫齋。忽若有物壓其胸。意欲言不能。欲起不得。如是數日。張眼微望。見一黃鼠狼。高一尺。以外踞地而坐。對牀噓氣。人即被驚。精神疲倦。異寢。次日子蓮覓一鐵尺。暗置牀闊。以待之。三更以後。黃鼠狼復至帳外。對床噓氣。子蓮出其不意。以鐵尺猛力擊之。腦裂而死。次夕復有一黃鼠狼。繞室哀鳴。旋至床前。噓氣。蓋其雄者既死。而雌者來求其侶。且意欲報讐也。子蓮以鐵尺驅之不去。乃覓一鐵夾。追而鉗得之。仍以鐵尺捶擊。每擊一下。則放一屁。黃煙縛繞。厥臭令人難耐。子蓮忍。真擊之。十餘下。遂死。斂人者由此始絕。又嘗與塾友數人。由城赴鄉作會課文。因天時炎暑。五更即起步。月而徒步至橋邊。忽見螢火無數。起自草間。漸昧人目。諸友在後者。見此而懼。避入村祠中。惟子蓮與一塾友業已過橋。忽見一物長尺餘。頭蓬鬆。不知所項何物。躡躅而前。塾友謂子蓮曰。此蝎也可脫新鞋。以左手擊之。子蓮迫於無奈。如法一擊。賴然而倒。遂

馳至村祠中。呼諸友舉大燭之。燭已縮成一團。其頭所項。則河流與水草雜揉而成者也。遂以帶繫之。攜至鄉間。聚新圃而焚之。良久。燭在大中毫無傷損。蓋其刺足以自衛也。乃至釣鋪。假一大網。剖其身為二。然後死。先是村人皆言橋邊有水鬼行旅死者數人。蓋即此燭為祟。至是遂絕。設使倉猝之間。寢於所見。進退失措。則必為所陷矣。子蓮又言。所居天津房屋。有書室三間。平時常鎖其門。家人或於戶下見有女子乃鞋。在內移動。一日忽聞室內如有數人談心者。家人穴窗窺之。見有一大鼠踞坐炕桌上。兩中鼠在炕左右踞坐。其餘小鼠踞坐於地。若隱分少長之序焉。噫異矣。夫物性有靈蠢之別。若此諸物。其性較靈。聞世稍久。往往能著怪異。人見其怪。而能不改常度。則怪自絕矣。

物性相制

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勢稍不及。久之。蛇將行矣。蜘蛛忽懸絲而下。垂身半空。若將追蛇者。蛇怒。復昂首欲吞之。蜘蛛引絲疾上。久之。蛇又將行矣。蜘蛛復懸絲疾下。蛇復昂首待之。蜘蛛仍還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備。奮身飄下。踏蛇之首。抵死不動。蛇狂跳顛擲。以至於死。蜘蛛乃監其腦。果腹而去。又見一壁虎與一蠍相遇。蠍素無目。貿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逗之。蠍怒。

猛力蟻之。壁虎之尾圓轉光滑。即被蟻蟻毒亦不能驟入。而壁虎又性黠而行捷。早已縮避。蟻尾適自中其身。而怒愈不可遏。欲得壁虎而甘心焉。壁虎復以其尾追之。迅速縮去。蟻蟻之不中。又自中其身。如是者三次。蟻遂不復動。蓋已死矣。壁虎於是恣瞰其軀。僅存殼焉。聞壁虎以是術制蟻。百不失一。蓋其以蟻為糧也久矣。故又為之蟻虎云。又見一蜈蚣盤旋。蚓穴之上。蚓匿穴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破入穴。而穴小不能容。正彷徨旋繞。蚓復來間拔其一足。蜈蚣益怒。而無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蚓遂漸拔其足。閱一時許。則蜈蚣已無一足。身雖未死。而不能轉動。橫卧於地。如僵蠶焉。蚓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噫。萬物並生並育。一相食之機也。余偶見之。而偶誌之。其未為余所見者。固不可以殫述。殆變態無窮矣。夫物之大小強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强。蓋闢智不闢力云。

### 雷擊巨蟻

咸豐乙卯之夏。京師暴雨風雨。咸見一緋衣小兒。騰空南行。如有翼能飛者。迅雷閃電隨之。聲勢驚人。越一日一夜。小兒集於天津之城樓。手執一帕。揮舞不已。雷聲轟轟然。旋繞左右。不敢下擊。如是者。又一日。有一獵戶在其下。試發一鳥槍。小兒出不意。方俯首下視。忽霹靂一

聲則已墮死城下矣。眾共視之。乃四尺長巨蠍也。其所執則婦人之騎馬布也。

生吞壁虎附

俗稱壁虎在五毒中亦曰蜥蜴亦曰守宮亦曰旋龍。恆在陰溼牆壁間。大者長二三寸。尾則倍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此物。以博好事者之酒食銀錢。一日有人捕得最長大者。與賄洋蚨四圓。並有酒肉向來常用腐皮捲而嚼之。此次不許包裹。店夥因賄數之較豐也。毅然任之。未及舉盞。壁虎本極活潑。倏已下咽。久之竟無他患。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其妻頗憶之曰。得毋所吞壁虎乎。醫曰是矣。索謝洋蚨十六圓。將病者各寢閉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塗以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一時不及措手。忽已縮入。醫曰難矣。人倒懸久。則發暈。若坐起。彼必不出。急欲捉取。物既滑。一時不及措手。忽已縮入。醫曰難矣。人倒懸久。則發暈。若坐起。彼必不出。家人懼之。醫即多搽藥粉於咽喉。物再探出。立用鐵鉗夾住。眾人圍視。壁虎通身紅色。血艷豔。曰。此物食時未死。彼即涵養血中。人正血旺之時。不能翻動。偶或血枯。彼即搖動。猶幸是雄物。苟食其雌。能於血中散子。早已不可為矣。眾人相視而嘻。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蛇跌鼈附

世傳蛇跌蠶性最毒食之能殺人買蠶時須以繩穿其尾倒挂兩時許試之如蛇也則頓復原形矣上海鄉人素以販雞為業一日擔籠遇雨避大樹下忽聞橐然一聲有物自樹巔墜下視之蠶也大如九寸益首尾皆伸出五六寸尚係蛇形鄉人捕置籠中比歸則籠雞皆死蠶之頭尾已與雞無異惟腹帶紅線耳遂埋諸土而棄死雞於地明日有黃鼠狼野貓各一死於雞旁蓋皆食雞而致蠶者其毒如此

永平古蹟附

滬報云。永平府城內三山不顯四門不對。有黑水井。石柱巍然豎於井旁。柱上有鐵練一條入井。鄉老稱神禹治水時。捉一水怪鎖於井底。如人掣練向上。水即上涌。故無敢掣者。且有人看管。又有銅壺滴漏。每日按時滴水。如自行鐘表。自古至今。並不添水。而壺中之水常滴不竭。即藏壺之樓。日久亦不塌壞。又豐潤縣城內十字街。有串心十字閣一座。共三層。下層鐵人鐵馬各一。又有寶塔一座。直通閣之上層。中層三層。閣中石碣甚多。燕雀過此閣。皆不敢飛落。周圍並無雀巢。相傳閣內有辟鳥珠云。

屬金華記卷之四終